

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

見內頁

皖南花鼓戲

(第九集)

要 目

7 吳一文賣綫 9 逃水荒

4 双打雷 8 鬧花園

8 賣白布 11 檢狗屎

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

皖南花鼓戏九集目次

74	吳一文賣綫	1
8	鬧酒館	8
4	王小二過年	24
4	双打雷	35
9	送端陽	46
9	恨小脚	49
9	恨大脚	51
17	冷飯店	53
12	盤泥巴	55
7	賣棉紗	60
8	賣白布	72
8	逃水荒	78
8	鬧花園	87
14	檢狗屎	105
7	吳光大拜年	114
7	羅老四調情	119
15	鴿子賣鞋	121
8	金蓮調叔	132
7	陰陽台	135
4	主瞎子鬧店	142
9	挖黃鱔	152
11	摘青草	159
7	陳瞎子嗑瓜子	163
7	楊瞎子討亲	168
14	女吃醋	180
	編后記	185

吳一文賣錢

蔡义蓮 鍾汉臣 黃邦友 口述本

人物：

吳一文 簡称(文) 吳妻 (簡称妻)
(吳一文上)

文：（唱“賣錢”調）天生我吳一文，地生我吳二成。每日朝朝大街上混，混得飽吃一頓，混不飽餓着晒。众位先生取一个名，取名就叫瞎打混。吳一文命不沾，擲骰子光擲么二三。三个骰子碗里轉，四轉都是我賠錢。我在这里喊，它在那家里旋，現錢輸得个干搭干。贏了錢上茶館上酒店，猪肉包子羊肉面。他在那里吃我在这里看，餓得吳一文流青涎。吳一文，命不通，好似草把子撞木鐘。人家撞鐘琅琅响，吳一文撞鐘鐘不响。望它坐的是白虎宝，宝盒子一开变青龙。把我的現錢輸完了，无可奈何回家中。走快了，穷赶上，走慢了，赶上穷。不快不慢朝前走，两脚踏到个穷窟窿。两手摸的是“土八代”（註一），两脚踢的蝴蝶蜂。在我腰里摸一把，腰里纏一条死长虫。对天叹了一口气，烏鴉对咀出了一泡恭。我在大街算了一个命，他說我还有卅二年穷；我問我年紀活多大，他說我二十八岁要寿終。众位明公想一想，死后还有四年穷。吳一文，命好薄，一輩子沒得好老婆。人家老婆是老婆，我的老婆好磨我。白日我跟她来洗碗，夜晚叫我給她洗裹脚。洗的裹脚水叫我泼，我不泼，她摸到棍子就打我。只打得一文沒处躲，无計奈何鉗床脚。隔壁子大媽来点火，她問吳一文做什么？吳一文无話說，我在床底下摸柴伙。王大媽，

她去了，她拿到棍子床底下戳。又怕戳了我头顶盖，又怕戳我后脑壳。叫老婆你饒我，我明朝給你洗裹脚。众位先生想一想，怕老婆的日子怎么过。正行走抬头望，自家不远面当存。来在門前身站定，叫声老婆快開門。

(吳妻上)

妻：(唱“卖錢”調)奴在房中悶沉沉，猛然想起两姣生。女儿長大要出嫁，儿子長大要娶亲。思想我的命，命里不如人，命里沒有个好男人。人家的男人是男人，我家男人死不成。清早令他去卖錢，日落西山未回程。如若那个舅子回来了，進門就把現錢清。若有現錢交还我，一笔勾銷无話論。沒得現錢交还我，我跟那舅子一命拼。迈步往前走、迈步往前行，用手打开两扇門。我这里開門来看，抬头得見吳一文。

文：(唱)走进門作一个揖，(妻不理)

(白)哈哈！我晓得今天回来晏了，老婆不很高兴。

(唱)轉过来又一个揖。(妻又轉身不理)横一个揖、直一个揖，尊声老婆听端的：今天上街回来晏了，实在对不起我的妻。

妻：(唱)自从盘古分天地，那有男的拜女的。

文：(唱)自从盘古分天地，沒有男的拜女的。人家称你是賢德嫂，为夫称你是賢德妻。今天上街回来晏了，多拜几拜該怎的。

妻：(唱)吳一文听心間，卖了錢子給我的錢，那个跟你嬉皮玩。

文：(唱)叫老婆听我言，提起錢子有一番。連阴下了好几天，不洗手，不洗脸，搬到車子紡棉錢，錢子盘得象黑狗肝。拿到街上没人要，行里錢子堆成山，我往上递他往下掀。

妻：(唱)总是个遞，

文：(唱)他总是个掀，还是我街上人头熟，除把我老表沒把錢。

妻：(唱)吳一文你听着，莫非是錢錢賭了博。你花言巧語哄那个？

文：(唱)叫老婆你听着，說我賭博就賭博。抹牌輸掉五吊五，賭宝贏了九吊多，牌场里不中、在宝场里去摸。

妻：（唱）吳一文你听着，我今劝你莫賭博。賭博那怕是亲兄弟，上了賭場各顧各。贏了錢三朋四友要吃喝，輸了錢沒人給你墊一个，还要把你的衣裳脫。賭博場上變光棍，那一个不把你当驚捉。

文：（唱）叫老婆你听着，你劝我莫賭博，爹媽从小慣坏了我，你妇人还管住男子汉脚。

妻：（唱）吳一文听从头，我今劝你莫喝酒，喝酒人好不丢丑。自从那天酒醉了，一倒倒在大門口，妻子儿女牽你手，哈巴狗子舔你的口，你看看羞不羞？

文：（唱）叫老婆听从头，你劝我莫喝酒。猫子跟着小魚走，猫子不吃魚的肉，从今以后不喝酒。

妻：（唱）吳一文听我話，我今劝你莫貪色。年輕貪色犹似可，到老来，咳咳卡卡吐鮮血。

文：（唱）叫老婆听明白，你劝我莫貪色。左手拿一张格素紙，右手拿一块黑香墨。白紙上面写不上字，从今以后我不貪色。

妻：（唱）吳一文听心中，我今劝你莫行凶，霸王行凶烏江死，韓信死在未央宮。

文：（唱）叫老婆听心中，你叫我吳一文不行凶。跑到你娘家香炉碗里出了一个恭，只要你哥哥不打我，从今以后再不行凶。

妻：（唱）吳一文听分明，昔日有个朱卖臣，清风扫地月点灯，肩挑担口唸文，后来也熬个人上人。

文：（唱）头輩古人你比了，二輩古人你可明？昔日有个赵匡胤，又摸牌又賭博，摸牌賭博坐龙庭。

妻：（唱）二輩古人你比了，三輩古人比你听。昔日有个苦苏秦，六国封相他为尊。

文：（唱）三輩古人你比了，四輩古人向你談。昔日有个刘志远，又叉鷄又打犬，叉鷄打犬做高官。

妻：（唱）山那边有个张老四，山这边有个李老三，挑毛草卖黑炭，那

一年不賺几十串。

文：(唱)张老四，李老三，一年賺几个辛苦錢。人家放火炮过大年，他睡到床上“嘿哈”打脾寒。命里只有九十九，到老难掙一百錢。

妻：(唱)吳一文你掙錢，一年到头沒得衣裳穿。怕你后来要死了，死了只有芦蓆卷。

文：(唱)盖“稿尖”(註二)也不难，請几个光蛋担上山，一葬从葬在餓牛地，餓牛吃了我的烂“稿尖”，子子孙孙做高官。

妻：(唱)今天也是搞，明天也是搞，老娘的衣裳你当了，五荒六月穿棉袄。

文：(唱)叫老婆听心間，提起当当有賬算。

妻：(唱)你要算賬只管算，算了出来試試看。

文：(白)当当当了三百錢，

妻：(白)三百錢你拿来。

文：(白)买米用了一百五，

妻：(白)还有一百五呢？

文：(白)怎么，有两个一百五么？买柴去了一百三。

妻：(白)还有二十个錢呢？

文：(白)七个錢的油，八个錢的盐。

妻：(白)七八一十五个錢，还有五个錢？

文：(白)一个錢的草紙三个錢黃烟。

妻：(白)还有一个錢！

文：(白)当鋪里扣了底的。

妻：(白)当鋪里不会扣底的。

文：(白)这个錢要說出来打破你娘屋盆，

妻：(白)丢我娘家人也要說。

文：(唱)当当当了三百个錢，买米去了一百五，柴火去了一百三，七个錢油八个錢盐，一个錢草紙三个錢的烟，共总二百九十九

个，还剩下一个錢。你叫声一文我老板，我的个脚臭买明矾醃鷄眼。我走东关、到西关，走南关、到北关，十字街前买了一个錢的白明矾，烧成灰，磨成面，給你婆娘醃鷄眼。总共凑起三百个錢，你不作賬算乱麻纏。

妻：（唱）一不念情二不念意，不念我二人是夫妻。

文：（唱）說我不念情我就不念情，說我不念意我就不念意，有朝一日我起了气，提起膀子卖了你。

妻：（唱）吳一文听心間，你卖老娘心喜欢。小的也是哭，大的也是喊，喊得你舅子不耐煩。

文：（唱）叫老婆听心間，卖掉你我心喜欢，大的哭耳巴子打，小的哭耳巴子搨。

妻：（白）总是个哭！

文：（唱）总是个搨！打得个小家伙不叫唤，大的引到小的玩。有朝一日长大了，帮到人家看黄犍，那年不搞七、八吊錢，带回来把給他老头摸牌玩，吳一文快活似神仙。

妻：（唱）吳一文听心間，你卖老娘心欢喜，誰人与你补、那个給你連，那个給你做鞋穿。

文：（唱）叫老婆听心間，沒得补請人补，沒得連請人連，沒得鞋穿买鞋穿，买双草鞋能穿两三天，走起路来一溜烟。

妻：（唱）吳一文听心間，老娘到你家七八年，能够值得几个錢。

文：（唱）不值錢，也值錢，也能抵上一个老黄犍。将你卖到皮匠店，肚子上皮蒙鼓打，脊梁上大筋做綳絃。左也是彈右也是彈，把你彈得稀鷄巴烂，看你管咱不管咱。

妻：（唱）吳一文听心間，你卖了老娘心喜欢，人家成双你成单。

文：（唱）想成双，也不难，只要腰里有洋錢。山那边有个小寡妇，年紀不大廿三，今天也是纏，明天也是纏，活活把她纏下山。早上就把媒来請，晚上嗚嗚啦啦大团圓。

妻：（唱）大团圓、小团圓，爹媽知道告到官。

文：（唱）告到官我不怕，把一条牯牛抵住他。

妻：（白）你那来的牛？不要脸！

文：（白）我没有牛，那树上“吱牛”不是牛吗？

妻：（白）那“吱牛”不值钱。

文：（白）那村上大老板不是栓了几条牛吗？我牵一条就跑。

妻：（白）那人家捉住你，不打你不告你吗？

文：（唱）叫老婆听心间，老牛就卖几十串，前衙花钱九吊五，后衙花钱八吊八。不打板子不带枷，大摇大摆走出衙，活活气死你这个母夜叉。

妻：（唱）吴一文听端的，从今赌博我不管你，那里好去你只管去。

文：（唱）叫老婆你听着，你从今以后你不管我，勒起脖子学做活。清早起我烧火，晚上牵床叠被窝，你要我那作我就那作。（死板）

妻：（白）你回来就吵，男吵官司……。

文：（白）女吵穷！

妻：（白）我吵吗？不是你张着个咀在吵吗？

文：（白）张咀就吵？新年玩的龙灯那大个咀怎不吵呢？

妻：（白）那是篾的。

文：（白）噢！篾的不吵。吹的笛子怎么吵人啦？

妻：（白）那有眼。

文：（白）有眼就吵人，那磨场用的筛子那些眼怎不吵人呢？

妻：（白）那筛子一筛有匡匡。

文：（白）有匡匡就不吵人，大锣边有“匡匡”怎吵人？

妻：（白）锣有包。

文：（白）有包吵人，你一对奶怎不吵人？

妻：（白）那是肉的呀！

文：（白）肉的不吵人，小孩“通”的放了一屁怎吵人？

妻：（白）那是有气。

文：(白)有气吵人，那館店里蒸的包子，一开籠那大的气怎不吵人？
妻：(白)有火。
文：(白)有火又不吵人，那放洋炮，“通”的一家伙，怎又吵人？
妻：(白)那有药。
文：(白)有药就吵人。药店里那许多药怎不吵人？
妻：(白)那有参？
文：(白)有参就不吵人。我问你，你来我家七八年了，你生了几个了，怎还吵人。
妻：(白)吳一文，我們也不要吵吧！还有正經事。
文：(白)这时黑了，有什么事呢？
妻：(白)男孩子长大了，女的也长成了人。
文：(白)男的长大了也不得死，女的长大了也不跟人跑！
妻：(白)男的长大要給他找个老婆，女儿大了要找个婆家。
文：(白)你不晓得省事，把他舅舅喊到，二人拉到，一堆拜个堂不就算了嗎？
妻：(白)兄妹怎能成亲呢？那海水要倒流？
文：(白)依你呢？
妻：(白)要去請个媒人。
文：(白)那就去啲！那边来了一个老头子！
妻：(白)那我們就拜媒吧！
(唱“小喇叭”)走前来拜三拜，胡子老头拜攏来。夫妻拜你无別事，明天吃酒你早些来。

註：1. “土八代”即蝮蛇，是很毒的毒蛇。

2. “稿尖”用稻草編成的蓆子。

—— 剧 終 ——

鬧酒館

陳元桃口述本

人物：

周老九 (簡稱九) 周妻 (簡稱妻)

劉老二 (簡稱二)

(周老九上)

九：(唸)人活一世，草生一春，那個不怕老婆，除非是紅頭毛野人。

(白)我，周老九，出世以來，就是愛吃酒，我老婆總是不要我吃酒。街上我欠人家許多錢，今天我又想吃酒，身邊又沒有錢，我想個主意。有了，把這個茶壺蓋藏到身上，若要問我要錢，我就說這不是洋錢，這是茶壺蓋呀！打破的火壇把，也放在身上，就說這不是五百錢，是火壇把呀！把酒吃過了再講，就是這個主意。到街上一走。(走，圓場，抬頭看)啊！到了劉老二酒店，與他是老賓主生意，我來喊他。劉老二！劉老二！(劉老二上)

二：(唸)开店，开店，賒賒欠欠。你若賒把他，死到不見面。你從大衙走，他從後街轉，你要撞見他，他說還不便還不便。門外高聲語，出門看分明。(見九生氣)

九：(白)二老板！

二：(白)笑，牙齒到怪白的，你做乜事呀？

九：(白)我到你家來，有乜別的事，還不是吃(吞痰介)酒的。

二：(白)你吃酒，你有一文錢？天天來吃酒不把錢。沒有酒，走吧！

九：(白)你說這個話，我差你多少錢？

二：(白)前年你差我的錢呢？

- 九： (白)前年？你不写上眷清賬上了么！
- 二： (白)去年你差我的錢呢？
- 九： (白)你不写在流水賬上么！
- 二： (白)今年差的，又有許多錢了。
- 九： (白)今年差的，才动头呢。
- 二： (白)再会講，沒有酒。
- 九： (白)我看，你是在倒霉。从前，我沒有錢，到你店来，不吃半斤也吃四两。今天，我有錢，你說：沒有酒。
- 二： (白)你有錢，你有眼前，有面前，走路脚朝前，到屋跨門前，進門来到我的財神前，廚房一把火鉗。
- 九： (白)我沒有錢，还来吃酒。这不是洋錢，是茶壺盖。这不是五百錢，是火坛把。非要在你这个倒霉店里吃酒。(拿脚走去，二扯住介)
- 二： (白)周老九，有酒了。
- 九： (白)去你的！(假生气)
- 二： (白)哎呀！你不知道，我同伙計算賬，算不清，吵咀，有气。
- 九： (白)早知你有气，随你气断了，我再来。
- 二： (白)气散了再来，請进去。
- 九： (白)刘老二，我这不是錢，是茶壺盖？
- 二： (白)我知道有錢！
- 九： (白)帶路。(二人同时進門)搬凳子，台子上灰抹抹。人家做生意，一呼三跳，你一跳都不跳，象个死球样的。
- 二： (白)沒吵吧，打什么酒。
- 九： (白)你店里有什么酒。
- 二： (白)老燒酒？
- 九： (白)不好。
- 二： (白)五加皮？
- 九： (白)不好。

- 二： (白)白玫瑰？
- 九： (白)不要。
- 二： (白)高粱？
- 九： (白)好！打来。
- 二： (白)周老九，靠不住有錢，待我打点水来。来，这壺好酒。
- 九： (白)待我尝尝看。(吐水)叫他打酒，他打壺水来，就这个水我来罵他几句。刘老二，你喜欢听古話，我来誑古話你听。
- 二： (白)我就是欢喜听古話，你誑古話，我端一盘子菜来，(端菜上)来，这盘子醃韭菜。
- 九： (白)醃韭菜，我尝尝看。哈哈……醃韭菜，还不差呢！多少錢？
- 二： (白)不要錢，算我的。
- 九： (白)怎么？算你的！酒菜都算你的。
- 二： (白)醃韭菜，算我的。
- 九： (白)好，酒菜算你的，我吃了再誑。古話出到我家，我的老婆年年喜欢孵小鷄。孵小鷄，又放几个鴨蛋，鷄出了鴨也出了。老鷄好比是小鷄的媽媽，天天老鷄帶着小鷄去玩。一玩，玩到水边去，不咚，不咚，小鴨子见了水，呀！就下水去了。老母鷄见了小鴨下了水，它想到：咳呀！这不得了，下了水，淹死了，它也往水里一跳，它跳下水，不会划水，下去就淹死了。到第二天，小鷄小鴨就沒有媽啊，它老子又帶它去玩。
- 二： (白)那个是老子！
- 九： (白)公鷄。
- 二： (白)啊……
- 九： (白)又玩到水边去了，小鴨子见水又往下一跳，刘老二，那晓得公鷄不下去，它就罵起来了：你这个混賬王八旦，昨天，用水把你媽淹死了，今天又用水想把你老子灌死呀！
- 二： (白)去你的吧，这是什么古話，不用罵人，我打点好酒来。

九：（白）刘老二，这是古話。
二：（白）去你的吧，你吃酒。
九：（白）搞几个菜来。
二：（白）搞么菜？
九：（白）你店里，有么好菜！
二：（白）咸鷄子！
九：（白）不好。
二：（白）咸鴨子？
九：（白）不是吃酒的菜。
二：（白）你要什么菜？
九：（白）炒一条腿的菜。
二：（白）么东西，叫一条腿的菜。
九：（白）豆牙子。
二：（白）啊！豆牙子搞一盘子来。
九：（白）再搞两条腿的菜。
二：（白）这是么菜？
九：（白）豇豆子。
二：（白）怎么叫两条腿呢？
九：（白）豇豆子，长的一对对的，就象两条腿样。
二：（白）啊！把两条腿的豇豆子，搞一盘子来。
九：（白）再搞三条腿的菜。
二：（白）开店，我的胡子都开白了，还不知道三条腿是什么菜？
九：（白）三条腿的菜都不晓得？
二：（白）不晓得。
九：（白）就是蟾。
二：（白）我店中沒有。
九：（白）那就搞四条腿的菜。
二：（白）牛肉？

- 九：（白）不是。
- 二：（白）猪肉？
- 九：（白）不是。
- 二：（白）还不是，是什么菜？
- 九：（白）四条腿，就是乌龟。
- 二：（白）我问你，吃酒，怎么要吃乌龟呢？
- 九：（白）你是外行吧？吃酒，先把乌龟吃到人肚子里，后吃酒，酒从人嘴里进去，到乌龟肚子里，酒只醉乌龟，不醉人。
- 二：（白）啊！再把乌龟搞一盘上来。
- 九：（白）老二，我们吃酒，来划两拳。
- 二：（白）划什么拳？
- 九：（白）来划古人拳，好吧？
- 二：（白）你划。
- 九：（白）那个输了，罚酒三杯。
- 二：（白）好！划拳。
- 九：（白）来！
- （唱“四平”）走东头来到西头，西头有个包老头。包老头生得黑；
手拿钢鞭十八节。
- 二：（白）你不用出鬼吧！只有尉迟敬德手拿钢鞭十八节，那有包老头拿钢鞭，你在瞎扯。
- 九：（白）没慌，包老头是么脸？
- 二：（白）是黑脸。
- 九：（白）尉迟敬德是么脸？
- 二：（白）也是黑脸啦。
- 九：（白）都是黑脸，那个能拿，那个不能拿？
- 二：（白）瞎说！隔了朝代。包文拯是宋朝，尉迟敬德是唐朝。
- 九：（白）输了，我吃酒，罚酒三杯。
- 二：（白）我来酌。

九：(白)我来喝。

二：(白)我来斟。

九：(白)归我吞。

(唱“四平”)走东凉到西凉，西凉有个关二王。关二王来关二王，千里迢迢送京娘。

二：(白)活见鬼！只有赵匡胤送京娘，那有关二王送京娘。

九：(白)我问你，关二王是么脸？

二：(白)是红脸。

九：(白)赵匡胤？

二：(白)也是红脸。

九：(白)都是红脸，这个能送，那个又不能送？

二：(白)隔了朝代。关二王是三国，赵匡胤是宋朝。

九：(白)莫吵，我来吃酒。

二：(白)我来斟。

九：(白)归我吞。

二：(白)我来酌。

九：(白)归我喝。

(唱“四平”)走东房来到西房，西房有个包三娘。包三娘来包三娘，在磨坊生一个咬脐郎。

二：(白)那是划拳，就是想吃酒。包三娘，只有李三娘生咬脐郎。

九：(白)又是我输了，老老实实我吃酒。(吃下大醉介)刘老二，你的房子要倒了，刘老二呀！

二：(白)不得了！来，我送你去睡吧。

九：(白)刘老二，我不能走。

二：(白)我来揸你去吧。(九吐酒在刘老二颈上)见你妈的鬼呀！
(扶下)

(周妻上)

妻：(白)周老九吃饭不做事，又到街上吃酒去了。我到街上找他去。

(半圓場)到了刘老二酒店。刘老二，刘老二。(二上)

二：(白)是哪个？

妻：(白)周老九的娘。

二：(白)什么娘？

妻：(白)老婆娘，什么娘！开门囉！

二：(白)来了。(小聲)周老九……(九上)

九：(白)刘老二，叫什么？

二：(白)我问你，你可怕人啦？

九：(白)我只怕两个人。

二：(白)那两个人？

九：(白)一怕閻王要我的命，二怕你卖酒不睎賬。

二：(白)别人怕不怕？

九：(白)不怕。

二：(白)你的老婆怕不怕？

九：(白)我不怕。

二：(白)不怕。你老婆来了。

九：(白)瞎讲吧，她不得来吧！

二：(白)你听听看。

九：(白)我听看。(捏鼻子装女声)是哪个？

妻：(白)是我来了。

九：(白)(倒地介)我的媽呀！

二：(白)你这做什么？

九：(白)就說是你家的看家狗。

二：(白)莫出鬼吧。(九上桌台上)又在出么鬼？

九：(白)她来了，就說是你店里鍾馗。

二：(白)下来吧，你說你不怕老婆。

九：(白)怕，哎！那个說不怕。

二：(白)来，我給你想个主意，你上吊。

九：（白）吊那里。

二：（白）吊頸子。（九把脚頸吊上）

九：（白）这吊不死。

二：（白）不是的，吊头上頸子。

九：（白）哎哟，痛！（吊起）

二：（白）周老九。

九：（白）哎！（放下）

二：（白）不能答应。

九：（白）你喊我，不答应。

二：（白）不能答应。

九：（白）好。（又吊起）

二：（白）周老九！

妻：（白）刘老二，开门。

二：（白）来啦！（开门）啊，你来啦。

妻：（白）进去。周老九来了没？

二：（白）没来。

妻：（白）我不信？哎哟，不得了，把我周老九吊死了。你是官罢是私休？（哭介）

二：（白）官罢怎讲？私休怎说？

妻：（白）官罢，把你送到官府披枷带锁。私休，好说：周老九没有儿子，给我做孝子，跪到斟酒。

二：（白）见他妈的鬼呀，我这大年纪，给他做孝子。

妻：（白）愿意，不愿意呀？

二：（白）啊啊，愿意。

妻：（白）跪到斟酒！

二：（白）是。

妻：（白）夫呀！（跪）

（唱“悲腔”）走向前施一礼双膝跪定，哭啼啼眼落淚叫夫一声。